#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十四五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楊鸞

殿閣詞林記卷十四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殿策

聖祖策進士多親制策問洪武四年十八年皆然其後或命本院儒臣擬撰以進取自聖裁而用之永樂初成祖思求博聞多識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歷禮樂制度擬撰為題上意士子必為所窘及得會榮卷記誦

詳盡歎異以為第一人御筆批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其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亦皆批評前此所未有也今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親賜裁定批數語于卷首彬彬然有永樂之風焉

殿試

會典云凡殿試讀卷官内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内具名從該部奏請至日與各衙門該讀卷官詳定試卷次

日同赴文華殿内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俟御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填寫黄榜又次日早同赴華蓋殿内閣官進至御座前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面奏司禮監官授制勑房官填榜畢開寫傳臚帖子内閣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勑房官將帖子授鴻臚寺官傳臚其受卷彌封掌卷官從内閣於本院及春坊等官并制勑房官内推選與各衙門官相兼職事本院坊局始不過五人後增至七人遂為例按讀

卷官國初用祭酒修撰等官正統中猶預其後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其去取之柄則在内閣殿試之明日大學士擇其中優者三卷圈點以硃明早持詣文華殿讀之御筆親標其名第又明日即傳臚矣蓋讀卷止在一日咸病其太亟不能徧觀故本院坊局之執事者始得試卷時預鑒别其高下為差等以付讀卷官内閣乃易於裁定葉盛曰景泰二年盛為殿試彌封官最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

讀卷諸大臣且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將午三人者持一甲卷詣文華進讀午後塡黃榜明早榜出矣葢辰巳二時榜中人次已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嘉靖壬辰今上御文華殿輔臣以次讀卷其第二卷孔天胤對農桑策云帝王敦本以厚天下之生達權以通天下之變則臣道南所拔也至乙未殿試策問其第二卷孫陞對云人君有仁以聯天下

之心有禮以一天下之軌又出臣道南所拔上皆親賜批卷君相造命豈亦有數乎

會試

凡會試考試官禮部奏行内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内具名奏請欽命其同考試官於本院侍讀等官及春坊司經局官與各衙門官相兼推選收掌試卷官用制敕房官一員按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

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四年
會試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江西湖廣廣之東西福建為
行中書者十一俊髦皆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以禮部
尚書陶凱與前侍講學士潘庭堅為主司侍讀學士詹
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為同
考取中試者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其後罷之十八年
復以科舉取士始定今制以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鉉為
考試官取中試者黄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

取施顯等九十五人二十四年取黃觀等三十二人二十七年取彭德等一百人三十年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士皆黜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竟以是獲罪上乃命本院官考擇下第北士六十一人廷試之語見覆試類革除庚辰科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侍講學士兼太常寺卿高巽志爲考試官取吴博等一百一十人永樂二年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爲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葢自是取士多寡臨期請

自上裁云四年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七年取陳璲等一百人十年左諭德兼侍讀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十三年修撰兼右賛善梁潛為考試官取王英等三百五十人十六年侍講曾棨為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十九年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二十二年侍讀學士曾棨為考試官取葉恩等一百五十人宣德二年右春坊大學士曾棨為考試官取趙鼎等一百人

開科以來兼取南北士而南士往往數倍於北宣宗即位始詔禮部歲取百人南士十六北士十四著為令既而更定中科文各退五為中數焉五年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八年少保兼大學士致仕黃淮為考試官取劉哲等一百人正統元年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四年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王直學士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七年禮部

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十年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人十三年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為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户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為考試官取吳匯等二百一人同考試官有侍講劉儼秩視修撰為髙蓋科第後於文故也五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紹

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學士薛瑄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四年學士呂原尚寶司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是科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問李賢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衆議方息七年學

士陳文尚寶司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場屋災詔八月補試以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而同考試官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修撰王獻也取吳釴等二百五十人成化二年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五年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誾等二百五人八年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司經局洗馬江朝宗為考試官取吳寛等二百五

十人十一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十四年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十七年太常寺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二十年詹事兼學士彭華左庶子劉健為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時有勢家子在選朱墨卷不合華黜之失志者欲甘心焉卒亦無所害二十三年守臣有言中士日衆而額如故者事下禮部集議

南北仍各退二以益之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六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九年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十二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事禮部

右侍郎兼學士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時敏政有異議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發其事禮科給事中華昶劾之敏政遂得罪十五年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寛侍讀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十八年詹事府掌詹事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正德三年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

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六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九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梁儲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十二年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靳貴少詹事兼學士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十五年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珤侍講學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浩等三百五

十人葢會試去取在各房同考試官而叅定髙下則考試官柄之歷科典制雖同而凡取士多寡則臨期裁定故僃記如此若同考試官正統以前猶叅用外官教職景泰後始純用京職本院外則六科部屬行人司弘治以來定本院官九人其餘六科部屬得與共十四人正德辛未以易書詩房卷浩繁各增其一本院官十一人與六科部屬共十七人云按國朝以文取士大槩以詞達為本天順閒晚宋文字盛行於時如論範論學繩尺

之類士子翕然宗之文遂一變侍講學士丘濬每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衆不䘏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成化己未會試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論舉子桑悦卷有我去而夫子來也等句濬黜之他日會試悦策有曰腹中有長劒一日幾回磨檢討吳汝賢復黜之前輩取士不苟如此

復試

洪武三十年丁丑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

舉人先是禮部會試天下士中試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甲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以克忠為修撰第二人王恕第三人焦勝為編修七月命太常寺丞張顯宗署國子祭酒事因命克忠署司業事其見寵擢如此永樂二年成祖臨軒策士傳臚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

者從容盡所緼毋苟且取具命光禄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命進學翰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除學官其第一人則周翰也預修永樂大典七年除典籍云按宣德間副榜舉人得冠帶讀書太學葢循此制也自是至正統後副榜始不復廷試矣楊士奇云宣德丁未以前有十五科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丁未始王直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為二十科葢皆并韓克忠一榜數之也

鄉試

凡順天府應天府鄉試本府以考試官請與會試同葢重畿甸以為天下先也按洪武庚戌京闈主考為前御史中丞劉基治書御史秦裕伯同考為侍講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眭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魏潛國史宋濂辛亥京闈主考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也永樂癸未命侍講胡廣編修王達為應天府考試官賜宴于本府自是遂為例正統戊午侍講學士曽鶴齡主

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塲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後皆懾服得士云景泰丙子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上有舉子鬻私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署前潛怒命執付有司懲以法成化甲午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

府鄉試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録生截卷狀移外簾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此三事皆可為應變之法景泰庚午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鉉丙子順天主考為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少保兼大學士陳循王文用事循子英文子倫入試俱不中二人論奏儼原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

覆考英倫文字遂以為合格得特賜舉人儼等問罪還
職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黜罷不報英宗
復辟文被誅循謫戍英倫皆除名嘉靖十五年八月順
天請考官内閣以學士張璧主考臣道南初自徽郡召
還是月初六日陪祀西苑上命著學士道南去考時吏
部尚書汪鋐屬其二子雲程雲卿三鼓造門餽金三千
兩臣即令呼隔隣錦衣陸堂遣校尉偵之遲明乃去復
囑提調府丞張漢致意臣與侍讀張袞及同考等官焚

香出題稍遲進呈嚴密關節不通權臣具奏進題太慢張孚敬遂擬旨云考試以進題為重廖道南等受命主考縁何不行慎重以致遲慢禮部從重叅来及臣道南辭宴上曰道南召用未久准預鹿鳴宴於是汪鋐上疏舉劉三吾不取韓克忠被誅事臣以劉儼事對之乃已

試録

凡鄉試録舊制例進呈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駁之後其制漸弛成化十四年天下鄉試録多舛謬或犯國

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淳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院議
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按是年山東
刻文論語義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最為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不同乃止

程試

國朝鄉試諸録會試進士登科録具有成式葢科舉自
兩京外鄉試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籍付
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親試則有殿最而無黜陟葢以

為可信矣其所刻程文自鄉試以至于殿試皆宜刻士子所作庶為傳信流弊之極至于制策亦多代筆豈所以教之忠歟按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録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録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録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品

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為前後二篇以兩京為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為例二場洪武四年以射禮論為題其後止用經書聖製書中成語三場策問先是惟以經史疑難及國家

之大者言之其後始有出於經史之外併及瑣屑隱僻
若序文則弘治五年順天鄉試猶具歳月後皆不然也
葉盛曰文衡之任亦難矣言語文學不足以變士習服
士心亦漫浪為之耳正德己未會試王抑庵主考試第
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原卷起語云兵本以衛民非兵無
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
試録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安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
足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

嚴典重為尚然抑庵又稱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同會試
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曾鶴齡諸作多
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葢洪武永樂間程
文體皆渾厚不特是科而已誠宜録出以正文體而變
士習至若登科録永樂甲申二甲刻所對策十餘篇其
後革正德三年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俱刻策事出
焦芳輩非制也燕對録曰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
復召至煖閣叩頭畢上手取會試録一本付司禮監太

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内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處上曰今欲别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與先生輩知之臣東陽出至煖閣留寘案上永令内臣送至内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辭疾聞此事而去葢已有先入之説矣

武舉

凡武舉第三場考試官兵部請命如兩京鄉試之制正德三年始刻録前後有序賜會武宴一如文試九年十

二年亦如之惟十五年兵部尚書王瓊變其制止用第一道刻文三篇本院官二員併兵部公侯伯皆為考驗官今照舊規出策二道論一道嘉靖十一年臣道南暨王用賓蒙上命主考得周乾等六十員其末則令都督陸錦衣炳也是科衆號得人

評文

洪武中聖祖召詞臣評論詩法太子正字桂彦良每應制先衆而就甞進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聖

意詩非所急也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不名永樂七年仁宗東宮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説賦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又曰古人善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如漢高祖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若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萬世之鑑戒也仁宗曰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

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特其餘事今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有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時仁宗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所著大學衍義一書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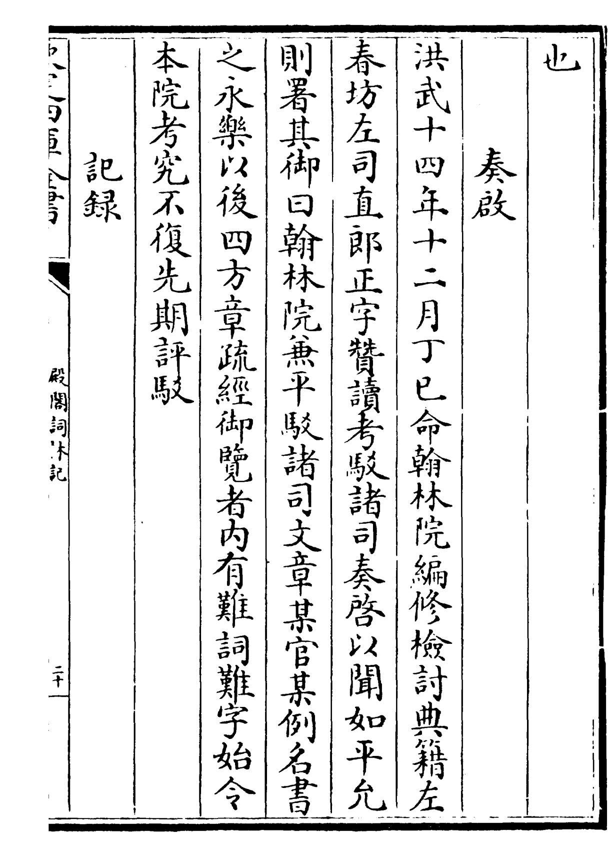
不可不知君臣不觀衍義爲治皆茍而已嘉靖五年五月日食臣道南進洪範疏今上命顧鼎臣講洪範大學士楊一清請講大學衍義每月三八日輪日講官二員進講臣道南預焉初講許敬宗姦邪章次講李林甫勸帝西幸章張孚敬聞之怒又復講林甫賀野無遺賢章孚敬怒不可解語桂萼曰行當黜之毋使預講僚也賴聖明簡注每啓沃文華時必顧左右曰道南來否後復進講楊國忠姦邪二章及元載結宦者李輔國以自固

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忌楊炎貶之崖州至李逢吉則又結宦者王守澄孚敬大怒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彗星見顧鼎臣輪講不到遂誣道南暨蔡昂不行代講謫知徽湖聖明洞鑒召復原秩其譖始不行云

正體

國初文體承元末之陋皆務奇博聖祖思有以變之凡擢用詞臣務令渾厚醇正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

之務如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毋事浮藻於戲大哉皇言乎萬世之通訓也然近日文體或務追秦漢而失之險或駕言韓歐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風靡者多矣舉聖謨以戒敕之最急務



也

奏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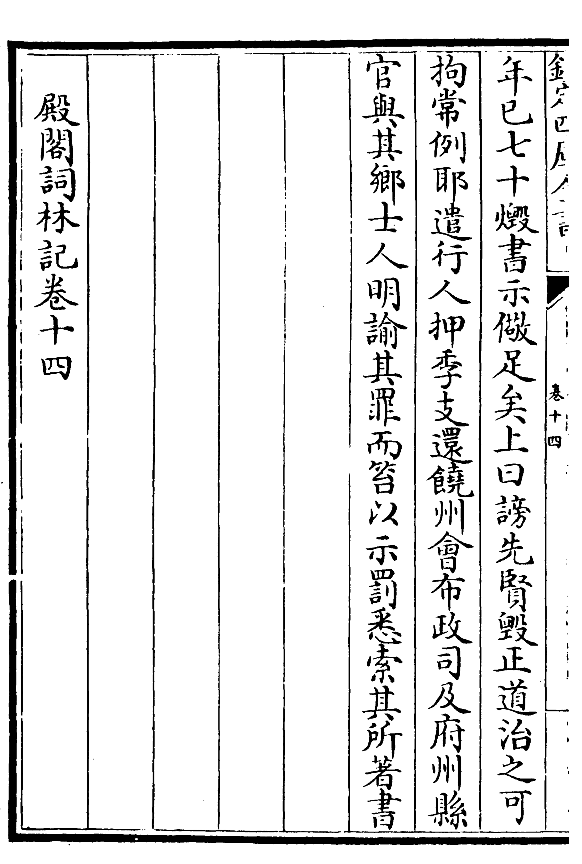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啓以聞如平允則署其御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倒名書之永樂以後四方章疏經御覽者內有難詞難字始令本院考究不復先期評駁

記録

學士宋濂嘗輯洪武政紀此日録之始也自後學士解縉有大明帝典洪武中事大學士楊士竒有三朝聖諭録紀永樂宣德時際遇召對諸事天順日録大學士李賢所著雖紀時政然旁及論建與所傳聞彭時有可齋雜記専紀當時見用之事而本院故事多書厥後尹直有謇齋瑣綴李東陽有燕對録按宋有時政房每遇上召對即貼黄具寫付之雖勝國亦然若録以傳信亦聖政聿新之一助也

屏衰

先王之制一道德以同俗其有造言非聖者必刑無赦
聖祖崇重儒術以濂洛關閩為宗罔敢有悖焉者也永
樂中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
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學士解縉
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
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屏諸四
裔士奇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




年已七十輟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
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支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
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

殿閣詞林記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殿閣詞林記卷十五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經筵

英宗嗣位年九齡大學士楊士奇等始奏請開經筵疏略曰去年十月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東宫出文華殿讀書凡内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

伏望陛下留心不幸先帝上賔臣未敢遽言此事至重不敢久黙兹遇山陵畢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因具合行事宜令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詳定講筵禮儀陳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揀行動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如或其人

動舉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正統元年二月勑曰朕祇奉天命嗣承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令以初九日十九日御經筵爾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夫道原出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勿彰毋曲以偏

好庶明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罔忝天與祖宗之命
欽哉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竒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楊榮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侍讀
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
穀修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遂為定制其後各部侍郎
出自本院者得與焉然是時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竊有

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徒為文具之嘆矣會典所載經筵初開儀注開用勲臣一人知經筵事内閣大學士或知同知經筵事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及學士等官侍班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祭酒二員進講翰林春坊等官二員展書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又鳴賛一員賛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先期直殿内官於文華殿設御座及御案於殿内御座之東稍南設講

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冊置御案又各一冊置講案先四書東經西史先期輪講官撰四書經或史講章各一篇預置於冊內是日早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陞御座將軍侍衛如儀鴻臚寺官引知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儀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禮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東西序立知經筵官序于侍班官上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於殿內之南分東西北向立序班二員舉御

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講之南正中鴻臚寺官
贊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詣講案前
稍南北向並立鴻臚寺官贊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畢展
書官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立
於御案之東稍南講官一員進講詣案前立奏講某書
講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四書畢退就東班
又展書官一員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經畢起退
立於御案之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

經或某史畢少退仍並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掩書畢退就西班鴻臚寺賛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平身禮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講案退置原所鴻臚寺官賛禮畢命賜宴鴻臚寺等官及講官皆跪承旨光禄寺官設宴於左順門宴畢叩頭出

月講

會典載月講常儀云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期俟上御文華

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
孝宗時經筵雖隆冬盛暑不廢弘治十年四月二日當
會講以享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
日盖聖學之勤不以事而廢如此嘉靖十年八月癸卯
西苑豳風亭落成上御無逸殿命輔臣李時翟鑾坐講
暨日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臣道南分撰書無逸詩豳
風講章進呈畢設宴列坐於亭之兩旁天顔澄霽玉音
宣暢盖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次日臣道南進講文華殿

首揭君子所其無逸章嗣後進講書經康誥惟民康乂章召誥顧畏民喦章及孟子踐形章理義悅心章被袗衣鼓琴章君子反經章每横經竭忱上臨黼座俯躬咨詢虛心聽納一日講官劉龍進孟子至誠章上批曰龍於至誠能動乃云通者黄河清是至誠之驗也未免近諛但其末云謙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膚為士師章講章上批云以訓講哀矜勿喜云是慈悲憐憫夫慈悲二字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

二帝三王之道所習者孔孟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及

魏校進書經講罷疑惟輕章上批云桂萼薦校善解經

義朕昨觀其講章並未有過人者且其前後率多腴詞

難居近侍着吏部調南京用上之聖明知人如此直與

堯舜同一道矣

日講

會典載日講官儀云凡日講止用講讀官内閣大學士

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見行

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讀史每本讀十數遍直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史務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上習書畢各官叩頭退每三日一温講將前所講書通講一遍若講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講其直解則講畢補進嘉靖十二年五月内臣道南輪講論語高宗諒陰以下三章時汪鋐拜冢宰懇祈張孚敬改題以其有君甍聽於冢宰句也臣道南執不之改孚敬即上揭帖上批云覽卿等奏朕悉已舊日

講官徐縉講孟敬子撤去二節人之將死不講夫死生人道之常何諱之有如卿等言則忠讜之論何由得聞還着道南照舊進講次日臣道南講畢進說云臣按說命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即是以觀古之人君心純乎孝故宅憂而不暇於有言古之人臣心純乎忠故攝政而不嫌於代言然必有高宗之聖而後可以用傅說之言必有傅說之賢而後可以輔高宗之德不然則莽操懿温之流又將以冢宰藉口

於千萬世矣時孚敬聞之大怒出謂鋐曰講官欲中之傷又明日進講大學衍義許敬宗立武昭儀章及李林甫嫉李邕章楊國忠比李輔國章元載陷顔真卿章盧杞嫉張鎰章李逢吉結王守澄章江充害戾太子章孚敬積憾至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彗星見輪顧𥅆臣席春進講𥅆臣未到孚敬遂衆臣道南及蔡昂不行代講乃謫道南於擨正欲鋐反噬也聖明軫念旋即賜環而姦黨無所容其欺矣

咨講

國初已亥年正月聖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詔諸名儒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論道講學之始也吳元年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及有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英等殿說書以儒士沈德輩為之其後惟本院及殿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然聖學緝熙甚力每進講必反覆討

論以求義理之極致講畢必議及政事以為常洪武三年二月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褘等進講太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十六年八月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吴沉等進講周書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

函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沈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有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十八年九月工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

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大學士李賢天順日録有曰高廟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辨曰夷狄僻遠不知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

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聖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而發前賢所未發也宣德二年三月己酉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濵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也三年二

月癸酉進講舜典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别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恊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良相逢故治化之盛如此上曰天生聖人為後世法孔子删書斷自

唐虞使人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十月庚寅
儒臣進講春秋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
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以隳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
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
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對曰孔子之時
天下猶知宗周孟子之時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
心實為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
之塗炭遂賜講官命左右送菓茗四年四月甲申上御

便殿與儒臣論史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武帝玄宗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晩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暗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今上初命顧咢臣講洪範及臣道南講無逸章御製詩賜講官曰自昔聖哲務民義其所重者惟曰農文武興周繼二代功有攸自慶有鍾后稷實始肇王業

公劉稼穡追遺蹤男親耕耨謹東作婦勤蠶織以禦冬

對時舉事罔敢忽率以儉約守以恭百年積累膺眷命

天人允協雲風從周公拳拳輔王室成王踐阼何雍容

沃心申告端化本細大必舉不厭重乃知為君貴法祖

敬以逢吉怠必凶書垂無逸詩七月王者當服之心胸

聖賢之言豈欺我躬行庶見臻時雍

呈講

凡講官侍讀者日在左右或進讀必諦聽高皇帝嘗御

華蓋殿文淵閣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慾所蔽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永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此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虚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

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也楊士奇等
先於六月亦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上覽畢稱善因曰
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
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
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
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爲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
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
用葢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成化初洗馬楊守

陳進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内侍者召闘樂之禍有髙拱無為惟寵嬖豔者啓禄山之亂何也堯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能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守陳真善於啓

迪者矣孝宗時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事因謂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健進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遷曰聖明如此

講官愈好盡心令上御講筵虛心聽納一日問顧禺臣曰堯典舜典是何人撰述對曰史臣所撰曰當時唐虞兩朝只數百言說盡何其簡要後世若宋史何其浩繁也即命史臣刪述

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禁中每日用一員進講侍直誤者論罪大學士吳沉嘗坐進講遲誤被劾永樂以後多渥典自設經筵後講官不復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

相輪侍班久之選為展書官又自展書乃得充月講官
若日講則用年資深而品秩尊者正統中修撰商輅侍
班上廉知其名諭學士曹鼐等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
人與輅為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編修陳文乃
俞允未逾月復諭鼐曰商輅陳文着講書葢自後鮮出
新擢云

趨召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

臣質之雖有知書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葢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黄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成祖寶訓云上親朝之暇輙御便殿閲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葢莫不然今上召臣道南於徽州至都城通惠河廠中已奏聞御劄曰聖母近違和令臻安吉詣皇伯母宫謝視疾擬明日吉慈躬出宫朕惟親安其子之懽慶當何如擬奉壽安宴以稱

壽承歡鼎臣道南各撰致語二篇来用遂召至平臺賞以金綺

陳說

祖宗時講官於講書後得言時政闕失及陳論所見洪武中大學士吴沈進講畢進去邪勿疑之說因曰小人懷奸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憲宗在東駕覽學士劉珝周官無逸篇文王懷保惠鮮章遂及時事數十天顏豫悅深有契於心未幾嗣大位即却貢獻減財賦罷

諸道鎮守官皆昔所論也弘治侍講學士李東陽大旱應詔言事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之雖非面陳然均之為啓沃之義

恩賚

正統初經筵始開賜宴於禮部知經筵官賞白金八十兩寶鈔四千貫文綺四表裏同知經筵及講官賞白金五十兩寶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裏侍班官賞白金三十

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餘皆賞寶鈔有差具本稱謝有曰萬幾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求肆詳延於儒雅臣等荷絲綸之飭勵繼宴賜之便蕃於緝熙殫厥心允洽周成之德念始終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已而講官各賜廂金玳瑁香帶大紅織金紗羅襲衣冠履皆具天順八年八月憲宗御經筵講官學士柯潛等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而庶子兼侍讀徐溥侍讀倪岳編修彭華等與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賜經

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巳聞父喪上命即其家賜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題奏言太常寺卿兼侍讀劉珝日講經筵進講經史其勞與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柯潛李泰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皇太子御左春坊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日上御經筵進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寵錫稠疊前此所未有也孝宗時尤重經筵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鏹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

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以爲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鮮筍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黃封盡帶乾清字朱實平分工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鞾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韈面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云日映罘

黒曉殿清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黄
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官履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職
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時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
禎短小每進講上俯几聽之嘉靖五年正月上召大學
士楊一清費鋐石珤及編修孫承恩臣道南暨張治王
用賓等至文華殿諭曰大典未備特命卿等纂修以垂
後世各賚白金文綺有差嗣是每遇經筵日講召講官
顧畀臣謝丕及臣道南蔡昂賜賚無筭臣道南悉記以

詩賜枇杷菓詩云炎日殊珍出尚方賜來猶染御園香珠九雲篚承優渥玉液霞罌敢自嘗賦擬上林風韻別貢緣南國露華芳翠籠函賜同袍士蕙圃蘭皐倍寵光賜鰣魚詩云暑雨經旬濕不開雪鱗氷艦自南來御庖珍饌傳中使講幄金盤出上裁薦鮪未須歌寢廟釣鼇何必羨蓬萊素餐忝竊慚無補魚藻空懷絶代才賜鮮筍詩云端居玉署槐陰細拜賜金門竹筍新仙苑青霄分鳳旗御題彤管浹龍鱗娟娟秀色猶含雨嫋嫋柔芳

尚帶春却憶瀟湘千畒地野人持贈未為珍賜鮮藕詩
云承明供奉羅珍饌中使仍傳賜藕鮮捧出禁垣三錫
寵薦來家廟寸衷虔潤含天上金莖露清挹峰頭玉井
蓮自是龍池有仙種江南風物敢爭先賜講官大帶詩
云南郊禮薦勞明主上界仙班重講臣寳帶頒從三接
晝玉堂光領一陽春光逈照乗連城價寵倍通天絶域
珍揣分敢云稽古力立朝端委報君身

殿閣詞林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殿閣詞林記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楊鸞

# 殿閣詞林記卷十六

明　黄佐
廖道南　撰

## 顧問

侍從文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内相之目而待制輪對有非諸司所敢望者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

淵閣東閣東西黄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籞無不從游又定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事即宋之輪對也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召獲承顧問咸歆艷以為榮嘗觀洪武中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濂對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能格心如濂真以道事君者也然濂每有陳對絶不以語人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禔身慎幾事之密若濂者誠可為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内閣七人惟楊榮金幼孜黄淮楊士奇當顧問時從容詳慎亦濂之亞云

責難

聖祖立國使人人得以盡言倚毗近侍尤切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德彛為侍講

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
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
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
顯聞後世爾等當以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永樂三年
四月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
臨百官可否庶政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
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
為者强於已敢言者强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

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沈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將順

聖祖欲省刑學士詹同承顔問頓首賀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為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即免行刑上允所奏郕戾王之薨也左右請以汪妃殉英廟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以為是又思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曰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之居鳳陽聽出入自便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祖宗畢即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章奏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中官蔣冕嘗効勞其實讒

亂朕初復位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當換朕即斥之及東宮既立晃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説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絶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詔復郕戾王位號初下羣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内閣問大學士商輅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上聞之感動疏入即允輅舉手加額曰皇上此舉堯舜之盛

德也遂上景皇帝尊謚云

調停

成祖巡狩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特名楊士奇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曰孝敬上曰試言其事對曰凡事宗廟籩豆之類皆親閱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昃始食及勑使至始釋然寬慰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但見

容納且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用心以愛人為本將來不負陛下付託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如朕未知汝輩處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始受册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令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

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高煦果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惟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竒謀之有以為可者上令士竒草勅士竒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竒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奈何士竒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齎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衛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

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令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寳楮文綺若士奇者可謂善調護朝廷骨肉之間者矣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靦顔焉

論薦

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宋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不置問否者為誰對曰善者與臣為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官舉而用之宣德三

年六月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宣宗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諸侯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亦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乃治觀罪及士奇寢疾英宗遣內官詢人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奬進廉士首舉耿

九疇為都御史軒輗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戸部尚書九疇為權臣所排輗不得志去賢屢言于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因言士風不振多夤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愯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廵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翌薦後

松潘冦發薦都督許貴往平靖之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異端日熾宜召還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草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創寺觀則正人用妖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輅薦司直郎林聰詔復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力辨之憲宗朝聰遂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䕫考滿至京輅又薦留後䕫荐歴吏禮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故也

申救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奚可深罪乎上乃覽疏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若向非濂言幾不悞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免其朝叅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

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書勑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大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常卿劉儼為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欲寘于法穀時病強起預考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旨中下以英倫為特賜舉人穀由此與二人不合屢求退然天順中彭時在

內閣上方倚任李賢日與面議賢退乃諮訪於時有不可者時每執不肯初或相忤久之相恊後錦衣衛指揮使門達用事忌賢隂中傷之上怒曰賢且得罪但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語時時矍然曰何遽至此因為力辨其誣得釋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著者若求之人人自危耳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弘治中武崗知州劉遜為岷府奏訐被逮科道奏乞寛貸上怒俱下之獄大學士劉健等言

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忠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誰可言者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咸被繫時劉瑾用事欲俱令枷號大學士李東陽俱申捄寛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録瑾過惡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詔送獄東陽奏此事必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匡弼

凡被顧問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上閱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預者以當時命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上意解即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洪熙元年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奇進曰禮貴

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景泰元年八月英廟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後英廟居南宫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景帝欲窮治

之學士商輅請止罪忠一人以全大體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衛邏得一僧妖言惑衆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内閣修撰岳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上令内閣撰榜格岳正與吕原見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

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謟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有軍功欲封為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建玉皇閣於宮北別創

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學士商輅論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厰立威内外官卧不貼席輅與同寅疏其十罪以聞上即命革罷

納言

成祖嘗與學士解縉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

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
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
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
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東宫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
徐驗之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
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
奏示楊士竒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定見
也宣宗為皇太孫時宫僚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

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為山所譖害上即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山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日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内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宫舊臣俱陞内閣視事至是事寢聞於内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内豎俱罷内閣之任天順初内

閣修撰問為上極言曹石勢太甚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

怨之正遂被斥竄及二人誅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

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

武宗時逆瑾用事兇燄熾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臣伏

闕請誅之焦芳陰為瑾地言者遂沮而健與謝遷輩皆

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先事預

防而後可

計處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楊榮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又遣都督韓觀率兵隨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表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番長阿嚕台既納欵欲收女直土蕃諸部聽其約束請朝廷刻制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

飲之以盟上以問翰林諸臣黄淮對曰番人莫測其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内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筭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凉圖克坦布斯反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

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語動之時等不為動未幾獻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籌邊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翀論武事重在任將上曰任將固重必用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皆有功若唐用魚朝恩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五年諭德楊榮奉命往

甘肅察視守備還奏稱旨七年春甘肅總兵何福奏降
將托克托布哈等率部來歸命榮往同福議處遂奉命持
節往額濟訥之地事平封福為寧遠侯十年冬甘肅守
帥西寧侯宋琥奏邊人妻達衮逃居齊勤蒙古衛將為
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命榮
往與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沍寒人疲馬瘠不可
行且小國不足煩王師遂敕彬旋師二十一年秋榮復
扈從西征駐驆萬全一切軍務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

懋奏邊主額森托噶來歸命榮往議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衆釋其不臣之罪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竒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

命得此至令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永樂初訪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體祖宗之初心以保其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今日明决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

酒饌明旦罷朝出嵩表示文武羣臣皆曰從之便遂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明旦蹇義欲易以伏安衆莫敢異之士竒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爭已而有㫖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安上顧問夏原吉對曰不可用遣之必辱國遂不用英宗北狩景帝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大學士陳循高穀侍商輅等上言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敵大舉逼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

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敵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
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内閣諸臣運謀設策迄昏乃出
至忘寢食外諭諸將奬其忠義之心日令操練軍馬整
飭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頭安戢畿内降夷以防不虞
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敵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厲
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循等上疏請勅宣府遼
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以進與京軍夾擊又
為張榜敵營有能擒斬額森者高爵厚賞復寫書作喜

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額森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蓋喜寧以畨人為内侍與敵通謀者勅下偶為敵人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敵聞之一夕遁去京師遂奠天順中兩廣用兵編修邱濬條用兵事宜内閣具本繳進行之弘治十七年六月北邊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或報敵有異謀内閣具揭帖乞會官詳審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上曰各邊糧草須與劉大夏説用心整理健奏曰京營

官軍亦須整點聽征上曰然東陽對曰聖諭將官當用謀略與經戰陣者但京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令消耗過半古人云足食足兵令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剥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廵官奏言敵之勢重近又掘墩殺軍上曰邊軍皆我赤子彼被殺者若何可言朕當與作主涼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

名目即啓行徤等對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内顧家當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邊與朶顔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徤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令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

召劉大夏面議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大意與內閣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陣次第擬報而敵謀亦沮

條疏

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侍讀李時勉自刑曹入院即慨然論天下事被繫兩歲洪熙初復抗言極諫被撲不死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不死

蓋未始有申拯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災八事侍講謝璉上治安十五事皆留中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不可下移振怒適修撰董璘求為太常卿下獄而球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馬順迎合振意誣球與璘朋奸亦下獄死馬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上十事皆不行景泰初英廟至自沙漠檢討邢讓言事坐是不通顯時方春久旱災異迭

見學士周叙進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臺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災之由也會叙考績至京師仍命留院辦事周洪謨始授官遂條陳十二事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憲宗初即位編修張元禎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議不合乞歸家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黄孔昭檢討莊昶相繼言事皆遠貶慈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疏言宜合葬裕陵又與諸

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

出使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冊封安化真定二王妃歷河南北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疏奏聞景泰五年南京災上念祖宗陵寢所在命大學士高穀往祭事竣録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廪賑之奏聞稱旨弘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災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五月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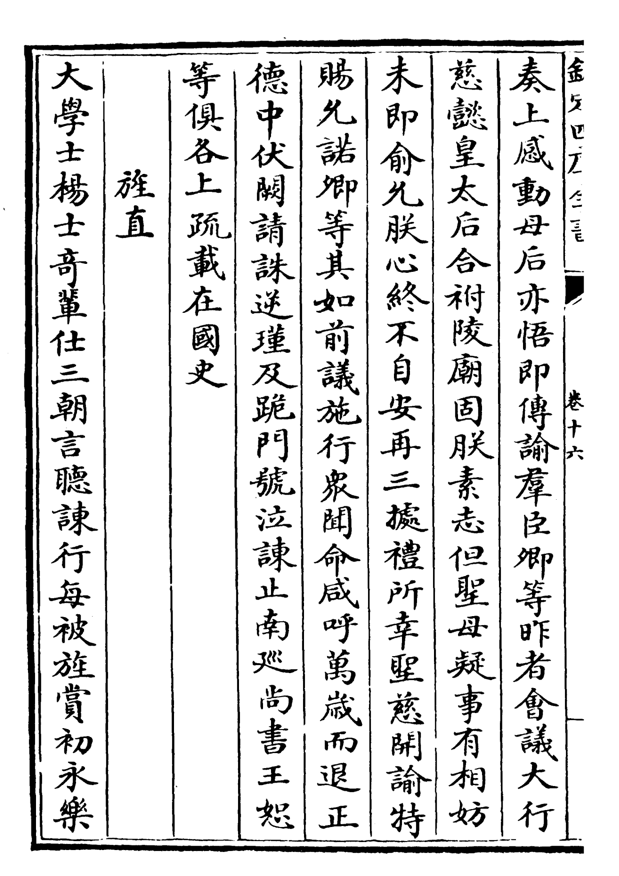
奏詔查議行之

劾諍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之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難者上嘉奬之景泰初敵入境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採録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因災異上疏略曰星變見於朝廷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其原當先於

內閣萬安恃權怙寵殊不厭足劉吉附上罔下漫無可否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中貴有以陰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陛下以太祖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謫石城吏目卒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

太后錢氏崩憲廟嫡母也詔大臣議葬衆相視莫敢先
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宫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此
一定體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
文帝合葬吕后宋文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
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之
使中官宣請中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
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學士商輅劉定之
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



奏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諭羣臣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
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幸聖慈開諭特
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正
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止南巡尚書王愬
等俱各上疏載在國史

旌直

大學士楊士奇輩仕三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樂

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勅理木植税課之獘王汝玉預焉汝玉上監國時所愛者嘗有旨命祥等削其人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聖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忤意遂已犯者後皆茍免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上曰是嘗為御史臺得南京木植税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竒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陞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令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

景帝為太子待詔衛綰稱有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
𦙍之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勑奬諭士奇賜
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
六年七月時工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
士奇家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
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
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
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

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敝當為汝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車駕令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出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奇令天下平靖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

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曰遣太監范弘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對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具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必不干怒也惟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邱濬奏疏萬餘言大槩謂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太祖洪武初元同

符令天災迭見宜釐草庶政盡復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為二十二條歷指奇衰之逢迎者開諭而力辨之使不至售其奸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行之自此聖心嚮用恒加賞賚然濬時年已髦矣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啓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為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

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
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
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
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
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
令十失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嘉靖六年五月朔日
食臣道南上九事上褒答曰這所言朕已省覽七年十

二月望長庚氣如匹布起坤指乾臣復上四事上褒答曰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門看了來說八年八月望臣復上六事是歲十月朔日食臣復上五事俱荷明旨允行

殿閣詞林記卷十六